

打虎記

著 沙 那

行印 虎 書 北 京

打虎記

那沙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1949

第一章



倒退十二年，正是民國二十四年。當年『普天下』找不出一塊乾淨土：地主、官府通同作惡，弄得窮苦爺們的苦情，好比長呀長江水，流不盡來說不完。

有一個小齊莊，全莊百十戶人家，有兩個地主，東頭一個叫陳立賢，西頭一個叫張全富。那陳立賢外號笑面虎，雖說是個四十來歲的老烟槍，却生得一副魁偉的身體，胖臉圓頭。他喜歡說自己是『書香門第，知書識禮』；其實，要說，『官宦之家』也真差不離。他爺爺是這莊的一莊之長，他父親又是這莊的一莊之長，傳到他，還是子承父業。這真是祖傳的『官職』。別看這官職微小，他家的頭數良田，一座酒店，大批浮財，大都是從這『莊長』的名下混了進來。表面看來，他是個十分和善的人，那胖臉上，好像時刻都在笑，說話又有板有眼，十分斯文，一些喜歡奉承的人都稱他是『佛爺相』。可也有一些人暗地裏叫他做『笑面虎』，意思是『笑裏藏刀』。不過誰也不敢把這外號傳到他耳朵裏。碰巧有一回，一個自稱『半仙』的『雲遊』僧人路過這裏，陳立賢把他留下，請他相面，這僧人一住住了七八天，陳立賢摸不清這僧人愛吃酒肉的脾氣，只把他當出家人服侍，每天清茶淡飯，弄得僧人十分掃興。所以，僧人只在臨走的時候，給他批了一筆，說他『相貌堂堂笑面虎，凡人不識

甜中苦」。立賢一聽，正要動火，這僧人趕緊補上兩句，說：『你這是封侯拜相的相貌，不是凡人能以看破』。就轉身走了。這兩句話說得陳立賢滿心歡喜，風快就把『笑面虎』這個頭銜親自傳了出去。從此，背地裏叫『笑面虎』的人也不算有罪了。『笑面虎』，確是名符其實的，聽他自己說吧：『別看我這人沒脾氣，要是誰惹我動了火，天老爺也壓不住！』不假，不少窮爺們在他的烟床邊——也就是他莊長大人問事、過堂的地方——吃過他不少的苦頭。說一件頂小的事，一天，他叫楞三去跟殺豬的張老頭要一副豬肝，可巧早賣與旁人了，楞三只好空着手回來。陳立賢登時從烟床上跳了起來，桌子一拍，說：『怎麼，我吃不起麼？』立即叫尖刀兒把那張老頭帶來，叫老頭自己剝下褂子。陳立賢二話沒說，把燒紅了的烟籤子在老頭的心口窩上狠狠地攪了一下。這一下不要緊，可害得張老頭回去躺了一秋，就此離去人世了。

陳立賢這莊長真有點官兒派頭，自己光管指手劃腳，發號施令。手下有一員大將，渾名尖刀兒，所有催收錢糧、攤派款項、撥拿公差、傳提人『犯』，統由他領着去幹；再一個副手，渾名叫泥鰍。尖刀兒是一個三十上下的人，姓胡名恩，是陳立賢的小舅子，胡莊人。他生得身高頭小，說話尖聲怪氣，加上他為人尖酸刻薄，專一作惡爲非，大夥就給了他這『尖刀兒』的渾名。有一回，他的酒肴給貓吃了，他說是他嫂子搗蛋，一手拿切菜刀，一手拿大瓦盆，盆裏酒了一把鹽，把他嫂子追趕了好幾里地，嘴裏臭罵着，說：『忤娘子，宰了你給老子作酒肴！』笑面虎正缺這樣的能人，就把他招來了。

這一年，高粱穀子都已登場，眼看三兩天就是中秋。

笑面虎和尖刀兒在烟床邊上，正在給佃戶們算命。笑面虎說：『三七二十一，這個戶孫該死』；尖刀兒說：『四七二十八，那個戶孫該割』；笑面虎說：『一一如一利滾利』；尖刀兒說：『一總交上還得準地……』

說話間，長工楞三慌慌張張跑了進來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『三爺！莊頭上幾匹大馬飛跑……』陳立賢說：『是誰家的牲口掙脫了？』楞三說：『不！馬上還騎着人。』陳立賢說：『人，什麼樣的人？』楞三頭上急得直淌汗說：『是，是……看不清……』陳立賢兩眼一瞪，臉上笑得真嚇人，說：『豬！你沒長眼？』楞三給這一喝，不由的倒退了幾步。尖刀兒插嘴說：『許是吳營長？』陳立賢轉身向正在倒茶的打雜工的還窮說：『窮兒，快去望望，馬上來的是什麼人？快！』還窮低頭說了一聲『是，三爺。』跑出去了，一霎，跑回來說：『三爺！是吳營長，跟他馬奔。』陳立賢和尖刀兒把算盤一推，筆一擡，一溜烟跑到莊頭上去接。

吳營長，四十正齊頭，原是巴巴擦擦的一臉鬍子，總是刮得十分光淨，顯得兩腮和下巴一抹青。吳營長常說，他在什麼講武堂裏習了十幾年，學了一肚子『步兵操典』。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情。說起話來總想顯得有點威風，可惜嗓門不好，劈劈拉拉，給大烟燻壞了。他和陳立賢是拜把兄弟。這是有來由的：前年，割麥時節，吳營長又領了上峰命令下鄉勸匪。（其實，勸過多少回了，總是兵來匪去，兵去匪來，不過是多拿幾個『開差費』，村莊上多開幾個酒錢罷了。）這一回，吳營長一心要立功，他知道笑面虎是這一方很有面子的人，就帶着幾個人，一份禮來了。果然，商量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尖刀兒四外裏走了一遭，這一方的土匪就『平』了。不單是『平』了，還帶了一夥到鎮上補充了

吳營長的隊伍。賞錢、開差費、酒錢，裝滿了吳營長的腰包，也裝滿了笑面虎的腰包，這一來，你好我好，萬事如意，索性來一個『桃園結義』，笑面虎當了『仁兄』，吳營長當了『賢弟』。

吳營長這越來，只因為中秋節近，來『仁兄』處，見面談心。當時，上上下下爲了款待貴客，忙得不亦樂乎。只有看門的老木頭還蹲在角落裏打盹。雖說大熱天，吳營長穿着一身細呢呢子的軍裝，一雙高腰皮馬靴。還窮蹲在烟床邊給他脫馬靴，一下兩下使勁拉，拉下來了，人也坐倒了。正巧，這時候楞三正端了一杯濃茶過來，給還窮這一坐，連茶帶杯也就唏里嘩啦地摔碎在地上。吳營長不單沒生氣，反倒呵呵大笑起來。陳立賢也陪着笑了一陣，跑到後院去！把楞三和還窮叫到跟前，一聲不響，左一個右一個嚙叭兩個耳光打在楞三臉上，左一脚右一脚踢在還窮的脛上。還窮緊閉着臉，壓了一肚子氣；楞三眼淚汪汪輕輕哭了起來。兩人走到老木頭那裏，老木頭低低地說：『誰叫你又多嘴？！在三爺跟前……』再沒說下去，掏出烟袋靜靜地抽起烟來。

別看楞三這會兒哭得怪傷心，過一夜他就忘乾淨了。因為他是直腸直肚的人，從小就知道給財主家出牛力聽喝聲。

還窮呢？今年二十了，說起來還是立賢的不出『五服』的孫子。他父親在生的時候，在立賢家『使牛』，有一年耕春地的時候，使的一頭黑老犍，和別的牛打仗，把角碰掉了，給笑面虎扣了一年工錢。一肚子悶氣借酒澆愁，慢慢地就成了遠近知名的醉鬼了。後來，把僅有的兩畝薄地也準給立賢的酒店，一下子喝飽了兩斤多燒酒，死在那酒店的門前。還窮的母親只好哀求立賢收容她娘兒倆，掙吃就算工錢，她辦飯，孩子放牛。那時候，還窮才八歲。一直到大前年，正是還窮母親死的那一天，立賢才把他提升『打雜工』。還窮一向是個老實孩子，這兩年可也變了。他一個人的時候，嘴裏總愛唧唧

嚙嚙，不知唸叨些什麼。說不定什麼時候，就向着傢俱和牲口撒氣。只有在晚上，和老木頭一塊談談的時候，心裏才算鬆快一些。老木頭告訴他，他祖祖輩輩怎樣受窮受苦；他父親怎樣在生下他來的時候，賭了一口氣說：『臊他娘！輩輩受窮，難道天老爺沒眼睛？看孩子這輩還窮不窮！』就給他起了『還窮』這名字……老木頭這五十多歲的老光棍，在主人面前真像一塊木頭，在還窮這可憐的孩子的臉前却有一肚子的話。

這些日子，還窮總是愁眉不展，好像有一件甩不掉解不開的大心事。老木頭早已猜到了八分。這天晚上。還窮一句話沒說，嘆了一口大氣就躺下了。老木頭却開了腔，說：『窮兒，別胡心思了，活命要緊！』還窮不明白，問道：『老木叔，你說什麼？』老木頭放低了聲，說：『我說你和暖那小丫頭的事，甩開了算完！』

還窮不由的坐了起來，說：『老木叔，你老人家怎麼說這個？！』老木頭格格地在地上磕了一陣烟灰，才慢吞吞地說：『風言風語的你會不知道？』還窮開始着急了，說：『誰還管得着？這是俺娘還有一口氣時間和暖和她娘定下了這門親事。老木叔，你尋思……』老木頭搖搖頭，說：『說好了頂屁用！』還窮搶着說：『怎麼？』老木頭接着說：『別忘了！咱們這樣的連自己的一根頭髮自己也作不了主啊！窮兒，怕你沒這福份吧，你摸摸耳墜子看看。唉，你這孩子還給悶在葫蘆裏……』還窮問：『什麼事？』老木頭自言自語地說：『橫豎你這孩子可憐，暖和那丫頭命苦。想當年，她爹娘在那老家西鄉八道嶺，因了年年歉收，官府逼命，逼得爺娘三個逃到這裏，』還窮打岔說：『老木叔，這個我知道。你說說，什麼事我悶在葫蘆裏？』老木頭擺擺手，說：『你聽我說完。那時間暖有才三門歲，沒大些日子，她爹一場黃病，就在辭灶那天死了。幸虧你娘領着她娘打夥去要飯。後來你娘到了

這裏辦飯，今天一點明天一點的給她弄了升多麥子，憑着她一雙巧手，賣起油餅來，娘兒倆也就沒餓死。唉，暖和這苦命丫頭，小時候那個醜樣，這兩年倒像長得一朵花；學人家說來，小時好比短尾巴老鴿，長大了長尾巴喜鵲了。真是女大十八變！窮兒，你說能不惹是非麼？」還窮煩了，說：「老木叔，你真把人急死了。你有話直說不好？」老木頭到門口望張了一會，走回來湊到還窮的耳朵邊上，吡吡喳喳地說起：笑面虎的小老婆今年端午死了，笑面虎好一陣心痛，過了一些日子，越覺着冷清的難受。有人勸他再說一個，他總是搖頭嘆氣。說實話，他不想，只因小老婆死去不滿百日，怕人笑話，說自己無情。尖刀兒是靈動人，看透了笑面虎的心。有一夜，兩人在床上抽煙。尖刀兒提起來了，說：『我看姊夫這些日子瘦了，還得趕緊找個人侍候才是。』立賢還是嘆了一口氣說：『人死了還不滿百日。再說，也沒合適的人。』尖刀兒說：『姊夫真是君子之心。其實，誰還管那許多。』他停了停，說：『合適的人，依我看……』他湊到立賢耳邊上，輕輕地說出了兩個字。這兩個字正說到立賢心裏。只見立賢當時呵呵大笑起來，接着，沉下了氣，出口成章地說道：

『花兒生在棘樹間，近在眼前遠在天；

要採花兒先砍刺，休教千人冷眼看。』

尖刀兒說：『姊夫有千條妙計，在下渾身是刀，那有不成之理。那小丫頭逃不出你我手心……』說的『要採花兒先砍刺』，就是要想把暖和弄到手，先得去掉還窮。對這，笑面虎、尖刀兒早已定下千條妙計。老木頭把這些從頭到尾告訴還窮。還窮急得坐立不安，忙請老木頭設法。老木頭只是搖頭嘆氣說：『沒有辦法，』就睡了。還窮却一夜不得安眠。

正在這當兒。那邊，笑面虎、吳營長、尖刀兒三人正在烟酒取樂，不時地傳出來一陣呵呵大笑。

只聽得吳營長說：『好法，好法！儘管做去就是，出了事找我。可是，三哥，你得好好的請我一頓喜酒哩！』三個人又是一陣呵呵大笑，雞就叫了。

二

第二天，尖刀兒帶着一包月餅，一掛豬肉，一身立賢小老婆甩下的花衣裳，去跟暖 and 母親商議暖 and 到立賢家當丫頭的事。這時暖和她娘正病在床上，那裏會肯。只說：『恩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這丫頭今年十七了。才四歲時間，就毀了她大大，甩下了娘兒倆好冷清，我才給她起了『暖 and』這名兒。你說怎好讓她去。再一件，恩爺也是知道的，她和還窮那孩子……』

尖刀兒打岔說：『算了算了！這些我管不着。三爺的爲人你知道，行不行你看着辦。』就起身走了。這一來，暖和她娘病更重了，不停地說：『暖 and，我不行了，你跟還窮走你們自己的路吧！』暖 and 說：『不，娘，要走咱一塊走。不走，我也不怕他！』轉過身來就哭了。

尖刀兒回去一說，立賢倒不生氣，只說：『得走下一着棋……』沒想着這時還窮正在窗外偷聽。還窮聽得很清楚，立賢說的下一着棋，就是——中秋晚上把暖 and 一定要過來；接着把還窮送到吳營長那裏去當兵。還窮急得心裏似火燒。

還窮怎麼能不着急？打從暖 and 能够上山拾草，還窮給笑面虎在山上放牛，兩人就常常在一起。這兩年，暖 and 身上幾處與衆不同的地方：那晶明發亮黑白分明的眼珠子，那雙大脚板，那條烏黑的大辮子——時刻在還窮的心裏閃着，跳着。

中秋節這天晚上，月兒又圓又亮，立賢一家老少都在院中賞月。還窮偷偷跑到暖 and 家裏去了。這

晚上，用句老話說，真是『有人快樂有人愁』。不過，應該快樂的笑面虎，今晚也好像無心賞月，早就打發衆人憩息，身邊只留下尖刀兒和楞三聽吩咐。笑面虎對尖刀兒說：『該去了吧？早點去好。』對那老娘們兒說，到今晚上午時還是好日子，趕快把女兒送來。說三爺虧不了她，只要侍候我兩年，期滿了還是她的人，嫁娶由她。要不……唔，』他轉向楞三說：『楞三兒！窮兒怎麼一晚沒見？』楞三說不知道。笑面虎接着向尖刀兒說：『這敗壞門風的畜生，一定跑到那兒勾勾搭搭去了。也好！你依着那晚商議的法兒做去就是！』楞三兒，你一塊去，把窮兒捉回來。』楞三不明白怎麼回事，可又不敢說個『不』字，就跟着尖刀兒向暖家的家裏走去了。

還窮和暖又怕給躺在床上的老娘添病，兩人悄悄跑到屋後，商議怎樣扭當這臨頭大禍。還窮先把握面虎怎樣怎樣要害他們兩人的事說了一遍。黑影裏，暖和一陣緊一陣慢地眨着晶明的眼睛，末了說：『要走，娘可怎麼辦？』還窮也沒辦法，尋思了半天說：『這樣不行？你先到別處去躲躲，我留在這裏照顧你娘。』暖又搶着說：『那不行，笑面虎要送你去當兵。還是你先走，等娘不在了，我去找你。』還窮說：『你又說後話了。你一進了鬼門關，還會有活路？』暖想和猛一想起笑面虎那鬼樣，心裏一陣作嘔，要到了他跟前，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，可又拿不定主意，走還是不走？

這時間，尖刀兒帶着楞三進了暖的屋裏。尖刀兒點火照了照，只見暖和她娘咕咕地躺在床上。他推了她一下，大聲問：『那丫頭那兒去了？』病人沒有回答。尖刀兒又搶到門外，命令楞三說：『楞三兒！給我找，非把這對小狗貧的活剝了不行！』這回楞三可回話了，說：『恩爺，三爺吩咐找窮兒，怎麼還找暖？』尖刀兒一躁腳，說：『臊你娘！捉姦要捉雙！你不懂？快給我找！』接着又罵了起來：『沒想着這隻狗貧的竟敢造反了！捉起來非零割活剝了不行！』楞三却說：『恩爺，剝

人我可不會，我，我不敢！」

一個粗聲，一個尖嗓，教屋後兩人聽得清亮的。還窮一手緊抓着暖和的路膊，一手指着莊邊那条大河，說：『趕緊走，順着大河往南，我隨後來。』暖和尚呆住了。還窮把她推了一把，說：『你甘心一輩子受罪？』暖和尚喘着說：『你可別甩下了我！』還窮點了點頭。暖和尚才先走了。接着還窮也趕了上去，兩人前後只離十幾步。走了一會，還窮回頭一看，尖刀兒在前，楞三拉在後頭，追過來了。還聽着尖刀兒的尖嗓子在罵着：『老子早看清了。看你還跑！插翅也飛不出去。……』還窮一心想暖和尚脫身，狠了狠心，站下了。尖刀兒早已看見，飛跑過來，一把抓住，匣子槍對着還窮，大罵一通：『娘的辰！反了？你認得你尖刀兒爺爺麼？你做得好事，你偷了三爺的元寶，你偷了太太的金磚，你勾通暖和小厮一齊逃跑……』忽然，他發覺沒捉着暖和尚，連忙向身後的楞三說：『楞三兒，你在這兒看着他，跑了殺你的頭，我攆那小厮去！』說着，飛快順着大河往南追去。不一會，果然看到前面一個人在飛跑，一準是暖和尚，他尖着嗓子吆呼：『再跑老子要開槍打了！』前面的暖和尚跑得更快了。尖刀兒掏出匣子槍向前打了兩響。又追了一陣，只聽得前面河水撲通一聲，人就不見了。尖刀兒追到那傳來響聲的地方停下了。眼下面河水很深，水流又急，心想，這小丫頭算完了，懊悔自己剛才不該開槍，逼得她走頭無路，投河自盡了。

尖刀兒只得把還窮拉了回來。立賢一聽暖和尚投河自盡了，怔了好半天。末了，猛一躁脚，吩咐尖刀兒趕緊把還窮吊到牛棚裏去。尖刀兒不懂立賢的主意，問：『吊他有什麼用？』立賢走到尖刀兒身邊，壓着嗓子說：『把暖和尚逼得投河自盡了，不設法滅口還行？』尖刀兒說：『楞三兒也知道。』立賢不在意地說：『那楞三，叫他東不敢西。放心！』接着在尖刀兒耳邊上說了幾句。尖刀兒出去了，

把還窮關到牛屋裏。一霎，他又拉着榜三一塊到還窮和老木頭的小屋裏去，推醒了老木頭。尖刀兒嚷着：『老木頭，快起，咱家出了賊了，三爺的元寶，太太的金磚，都丟失了！快，起來找找！』老木頭朦朧朧地連連說了幾個『是』字。尖刀兒提着燈，在還窮的舖上翻了又翻，猛地在那破枕頭底下找出一對銀鐲子，一把殺豬刀。尖刀兒叫起來了，說：『大家快來看，快來看！這不是賊贓？好，這狗貧的，竟想謀財害命了！我說我不會冤枉他！……』接着，立賢的老婆也拍拍打打地從裏院嚷了出來，連叫帶罵說：『那個賊羔子呀？！這樣無法無天……那都是我家的傳家寶……不是要我的命嗎？……』尖刀兒迎了過去，說：『姊，不用吵了，賊逮住了，賊贓也搜着了一點；你看，還有一把刀……』立賢老婆接過那銀鐲子和殺豬刀，接着又把它扔在地上，叫罵起來：『哎喲喲！真把老娘氣死了！沒想着是窮兒這賊羔子呀！您都說說，他還有點人味麼？他爺爺奶奶，他爹他娘都是吃的我家的，穿的我家的，腳踩着頭頂着都是我家的呀！這喪盡天良的窮種羔子哎！……』

這時，全家上上下下都起來了，擠滿了一院子。立賢慢悠悠地從書房裏出來，很威嚴地說：『算了！吵什麼？半夜三更的驚動四鄰。好在人賊俱在，趕明兒把他送到鎮上，依法辦理就是。那賊種呢？』他向尖刀兒瞟了一眼。尖刀兒說：『關在牛屋裏，』立賢說：『別讓他跑了！』尖刀兒說：『得把小狗貧的吊起來，』立賢冷冷地說：『你看着辦吧。』他又向着衆人說：『都回去睡吧。您不看三星到那兒啦？』轉身回到書房裏去了。

尖刀兒把還窮吊在牛屋裏，又回到立賢那裏。兩人又在商議什麼。窗外面，老木頭悄悄兒蹲着，聽得立賢說：『事兒鬧大了，等會把他扔大河裏去算完！』老木頭一聽這話，渾身出了冷汗，急忙忙向那牛屋跑去了。

雞叫兩遍。尖刀兒到場屋叫醒了楞三，說：『跟着走，老子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。要不你當心這個！』把殺豬刀在他眼前一晃。楞三嚇得連屁也沒敢放，跟着尖刀兒走向牛屋。這時間，牛屋的門大敞着。尖刀兒進去一看，還窮沒有了，不由地急的直跺腳。他疑心老木頭做鬼，就帶着楞三去找老木頭。沒尋思，一進小屋，眼看老木頭身上五花大綁，嘴裏塞了一塊破布，直挺挺躺在地上。尖刀兒急忙給他解繩子，掏出破布，問道：『老木頭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』老木頭喘了一陣氣，才像說夢話似的，說：『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……』尖刀兒攙了攙他，問：『什麼不得了不得了啦？你說說，怎麼回事？』老木頭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『兩個人，兩……兩個人，黑……黑布……蒙……蒙着臉，一……一把把……把我按倒，就……就……』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尖刀兒又問：『什麼樣的人，說什麼了？』老木頭說：『一高一矮，他……他……什麼沒說……』楞三插嘴說：『一……一定是鬼！』尖刀兒也給弄得有點糊塗了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『臊他媽，真見鬼啦！』只好去告立賢。

第二天，全莊傳遍了這麼一回事：說是還窮偷了笑面虎的若干金銀財寶，勾着暖 and 逃跑了，不知怎的，病在床上的暖和她娘反倒聽說她那心肝寶貝已經投河自盡，自己也就在小屋的樑頭上吊死了。虧得泥鰍做『好人』，湊了點錢買了副薄棺材，把她埋了。

事情本該到此了結，沒尋思西頭地主張全富，把這件事兒一狀告到縣上。原來張全富當年和笑面虎曾有『一壟之仇』，那是——兩家各有一塊地，東西緊相連，那年種麥時節，笑面虎說張全富強耕了他一壟地，一狀告到縣上，張全富吃了大虧。從此，張全富懷恨在心，這一回，正是報仇的好時機。張全富的狀子上說，笑面虎企圖強佔民女，誣賴好人，逼死兩條人命。這一來，你一狀我一狀，兩家官司打了半年多。結果，兩家都賣了四十多畝地。末了，經吳營長作和人，請了一次客，算是一筆勾消。

莊上人，誰也不敢再提這件事。

第二章

一

民國二十七年，鬼子到了縣城和鎮上。立賢的兒子天生從鎮上學校裏逃了回來。那在什麼講武堂裏學了十幾年，習了一肚子『步兵操典』的吳營長，拉着隊伍溜之大吉了。齊莊上當然也人心惶惶。不過，笑面虎和尖刀兒依然原位不動，照舊作威作福。只是幫辦泥鰍幹得不大起勁，因他當年在關東吃過鬼子的一些苦頭。

不久，這一方也來了八路軍，對待百姓十分和善，一心向着窮苦爺們，反對漢奸惡棍。立賢的心，不免像十五個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，那座酒店也關了門。尖刀兒却在一天晚上離開了齊莊，都傳言他投吳營長去了。泥鰍和莊西頭一個姓張名志，混名大鵬鳳的貨郎，一時高興參加了八路軍；不到半年，兩人都因為吃不下苦，自動回來了。

接着，八路軍在這一方站穩了腳跟，縣、區民主政府也都有了個樣。一些村子裏的舊的『辦事人』，都給人們算了賬推下台了。笑面虎——齊莊上的村長老爺——也無心問事，倒是日夜盤算着怎樣渡過將要到來的一些『難關』。而且放出了這樣話語，說：『開吧！你們尋思日頭會從西邊出

來！』齊莊上的人們雖說都悶了一肚子冤氣，也都尋思着『自己作主』的好處，可是有些人想起那『鬼神』，就搖搖頭嘆口氣算完事了。

這時候，從區裏來了個工作人員，這人姓莫名步晴，年紀只有二十開外，高高的個兒，長長的臉，十分白淨。他是外路人，從前在城裏中學唸書，後來參加八路軍，担任民運部門的工作；到今春上，才調到地方上來，在區裏作各救會的工作。他爲人十分肯幹，性子好強，工作總想佔先，喜歡把事情弄得轟轟烈烈，呼呼啦啦。

他提着一個小包袱，到了莊裏，向街上人問莊長陳立賢住那裏。那人用下巴向那大門樓一拐，轉身就走了。陳立賢迎着莫步晴，問明來歷，立即囑咐家人，騰出一間廂房，要拾掇潔淨，鋪得軟和，要好茶葉水，飯食要——包子、麵條、油餅饅子倒換着來。當晚和莫步晴談了個通夜，立賢滿口文詞，說：『八路軍是國家棟樑，新政府真正是人民父母，』他早就盼着實行『社會的新社會』。莫步晴覺着陳立賢倒還『開明』，不過總是富戶。無論如何得先找貧民談談。有好幾個晌午和晚上，到樹蔭底下，街口上找人談談。每次都是這樣，原來那裏坐着一些人，一看他來了，人也就散了。莫步晴很苦惱，暗自尋思：這莊的羣衆太落後了。只好改變方針，先從立賢家的傭人着手試試。這天早上，楞三來送茶。莫步晴把他叫住。楞三問：『是。會長還要什麼？』莫步晴說：『我不是會長，我叫莫步晴。以後叫同志就行。』楞三不明白，問：『會……同志，什麼摸不清？』莫步晴解釋說：『不。我說我叫莫步晴。來，坐下談談。』楞三說：『三爺說了，不敢打擾會長。』莫步晴說：『不要緊。坐下談談。』楞三有點怕，說：『三爺說的……會長，就是吧！』鞠了鞠躬就走了。莫步晴搖了搖頭，嘆了一口氣。晚上，他又到老木頭那裏，先給老木頭談了談國家大事，又談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，再

談窮苦爺們要做世界主人，最後談到社會主義的蘇聯……老木頭蹲在角落上，光吸煙，光點頭，光說是，最後才發表了一個意見，說：『那敢是好。就怕咱沒那福份……唉，那一天有真龍天子降生就好了！……』接着打了個呵欠，歪倒角落裏睡着了。

莫步晴接到區負責人的來信，說有好幾個莊子的羣衆都動起來了，齊莊的情形怎樣？莫步晴正納悶，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，同志長同志短，十分熱烈。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泥鰍，一個是大廟風張志，他倆先把個人的底細編說了一番：過去怎樣受苦受難；怎樣積極參加八路軍，又怎樣有病無可奈何請了長假；怎樣自己是『無階級』（意思是無產階級）的人，堅決歡迎『實行』；怎樣熱心想替大夥辦事，找不到門道；最後說這莊羣衆很好組織，只是目前『烏無頭不飛，蛇無頭不走』……說得莫步晴眉開眼笑，覺着今番可有了得力的人。

大廟風張志原來也有幾畝地，因為覺着種地沒有出息，加上吃不下出大力的苦，把地賣了，弄了一担雜貨挑子做了貨郎，現掙現吃，又喜歡賭錢，日子過得很窄拙。因為很能玩嘴，不幹實事，莊裏人就給起了『大廟風』這渾名。

泥鰍，是笑面虎同一宗支的一個侄子，年紀已有三十二三，家中是人沒有，光棍一條。闖過關東，下過江南。人家闖外是去『混窮』，他說他闖外是去『混闊』。那一年，他從奉天回來，一個大花布包袱，一個小漆皮箱，盛的什麼金銀財寶，誰也摸不清，只看他每飯必肉，每餐必酒，很是闊氣。當時莊上有過這樣的流言，說是：『小小泥鰍尺把長，嘴尖身滑真能闊，是偷是騙你別管，腰裏鋼洋（銀元）響叮噠』。不到一年，泥鰍就把東西踢騰淨了，再也不去『混闊』了，誰也不知道什麼緣由。以後，留在莊中當了莊長笑面虎的幫辦。他對待花戶，倒比尖刀兒好得多了，只要給他一點小

小的好處，他總願上下圓成，兩面落好。……

莫步晴急於開展工作。第二天晚上，憑着張志、泥鰍、老莊長陳立賢三人，連催帶拉，召開了個村民大會。全村百十戶人家，總算到了五六十口人。東一堆，西一夥，莫步晴費了大勁才把他們湊到一塊來。莫步晴先把那一夜和老木頭談的一套照樣對大夥說了一遍；末了說到了改選的事，叫大夥發表發表，民主民主。場上一些人你看我我看你，邊上幾個老頭在劈劈叭叭地打火吸烟，有幾個乾脆打起呼嚕來。半天沒有說話的。老莊長陳立賢站了起來，說：『大夥怎麼不言語？莫會長說的都是天經地義的事，叫我聽了真是勝讀十年書。……我這份莊長早該退休了，就是沒人接替。今天好了，莫會長在這裏，大夥民主民主……』莫步晴說：『我看這樣：咱們先選兩個——一個村長，一個農會負責人。大夥提吧！』誰提呢？誰也不提。大鵬風張志站起來說：『這是怎麼啦？大夥看着誰合適，就提誰，有話儘管說。現如今，八路裏都興的有意見就批評。咱這是開的啞吧會？』泥鰍緊跟着說：『莫同志好心好意給大夥民主，領導「實行」，大夥倒一言不發。這不是誠心教莫同志作難？』莫步晴也不耐煩了，說：『我不能怪大家，因為大家還沒有民主的習慣，我看還是我來提，張志當村長，泥鰍作農會負責人。大家看合適不合適？』這會，有幾個人說了：『同志看着合適就行啦！』接着一大夥人都說：『怎麼還不行！』莫步晴叫大夥舉了舉手就散會了。

大鵬風張志當了村長。泥鰍作了農會負責人。老莊長陳立賢算是下台了。

二

日子飛快地過去，齊莊的工作却慢慢地爬着走。但不管怎樣，農會是成立起來了，一些窮苦爺

們在會上嚷起來了，說：『新社會？可咱這窮罪到什麼時候是個頭！……』

這些日子，他們總在議論着這樣一件事：減租。

對於減租的工作任務，莫步晴是十分熱心的。那樣的大熱天氣，他連夜蹲在屋裏寫減租計劃。方式、方法，中心、步驟，一個大問題幾個小問題，寫了厚厚一小本。滿心想把工作擺在別人頭裏，弄出一點成績來。

另一頭，笑面虎陳立賢也在進行自己的工作。他連日分頭找底下三個佃戶談了話，寫了文書。他給佃戶說：『尖刀兒還在吳營長那裏，誰敢保他那一天不回來。誰知道八路那一天走？咱別糊塗，什麼減租減息分明是個甜頭，日後要拔兵誰好說不去？咱多年主客，沒有二話，租糧照舊，把工作人和大夥踴躍過去，混一時是一時，日後少不了你的好處。咱立個文書，說是兩方按照二五減租算了賬，把地折給你了……』頭兩個佃戶都說：『三爺說的是。三爺看怎樣好就怎樣辦。……』只有一個佃戶，正是當年給笑面虎嚙了一烟簍子病死了的張老頭的兒子——子忠，他皺着眉頭一言不發，拿了假文書走了。原來陳立賢自從和張全富打了一場官司之後，只剩四十來畝地。留了二十來畝上好地，長工楊三理整十畝，三個佃戶白帶十來畝，其餘二十多畝由張子忠他們三戶佃種着。

陳立賢怕的，不是減租算賬，倒是怕起了個頭，大夥要和他算多年來和尖刀兒所行的——訛、詐、坑、害——血淚賬，陳立賢暗自也尋思過，要算這些，連腦袋搭上也不够。

這一天，莫步晴跟泥猷、張志他們商議減租對象。陳立賢來了。他先說幾句客套話，接着就說：『……這些日子我才試着『有子萬事足，無官一身輕』的滋味。可我也忙着辦了一條事，不知道是否合適。今天特為請莫會長和衆位評議評議。……』他說他已經跟三個佃戶按照新政府二五減租的法

令，三三三剩一，二一添作五地算清賬，正好主客兩不虧，把他們原來佃租的地全部準折給他們，並且立了文書。泥鰍和張志異口同聲說：『三爺真開通……這一來，西頭大草扒張全富要不減，得狠鬧！……』莫步晴也說：『陳先生這樣太好了。泥鰍，咱得把這告訴大夥……這會給旁的地主很大的推動……』陳立賢呵呵大笑，說：『莫會長過獎。莫會長是知道的，我早盼着實行「社會的新社會」的，爲民先鋒那是份內的事。……』

大草扒張全富不但沒受笑面虎的『推動』，反而說：『笑面虎——他帶頭減租，那得日頭打西邊出來……』也有人暗地說，笑面虎——劉備擇孩子。別的莊上，有人說笑面虎『豬八戒夾一刀草紙——假裝聖人』的。莫步晴把那三家佃戶找來問了問。佃戶們怎敢說不是？莫步晴也就信了，還說：『那些人了解情況，沒有發言權……』

結果，只闢了大草扒張全富和一家富農，闢出了十幾畝地，一萬五千元，一口肥豬，六頭羊。錢，由張志攬着；地，由泥鰍分配幾家暫時種着，他自己也分了三畝；豬和羊給參加會的人吃了一頓，算是——翻身酒。那天，張子忠喝了個爛醉如泥，胡言亂語，說：『爹，你死得苦呀！……你兒我啞吧吃黃連噢！……』

莫步晴滿心高興，覺着大功告成。

笑面虎陳立賢順利地渡過一關。

一些窮苦爺們吃了那頓「翻身酒」之後，心裏有點像大閨女出嫁的味兒，又喜又怕，對未來的日子各人有各人的想法。……

三

一年來，齊莊的工作呼呼吸嚕的攪起來了。農會擴大二十多人，各種組織也成立了。一來是由於莫步晴常常來督促；二來也由於大廟風張志和泥鰍抓得緊。他倆有這樣一套辦法，誰不聽分派，不『參加』，誰就是『落後』，誰『落後』就得挨『鬪』，挨『鬪』就得罰。當然也有一些真心要翻身進步的人。

陳立賢當了俱樂部（劇團）主任，因為他是會拉會唱的老玩友。他兒子天生參加了民兵。他女兒雲秀當了識字班副隊長。看來，真像一個進步家庭。可也有人背地裏這樣說：『到底人家肚子裏有牙，那朝那代都吃得開……』莫步晴有時也很稱讚他這一家。因為他一直摸不清陳立賢——笑面虎的底細。

別莊的人誇獎齊莊工作齊刷，熱烈。莫步晴說不出的高興。大廟風和泥鰍更了不得的說：『汽車不是推的，牛皮不是吹的！烏無頭不飛，蛇無頭不走。還能假啦？……』

這時候的齊莊，就像癩漢蓋了一床錦被。

秋收之前，莫步晴回區上開會去了。因為區上發現了一些村子明減暗不減、假典假當，……要着手佈置『查減』。莫步晴在會上報告了齊莊的工作，幾乎把齊莊比成了『小延安』，並且介紹了兩個『典型』，一個『開明的典型』陳立賢，一個『頑固的典型』張全富。有的同志聽着怪饞得慌，也有同志疑心莫步晴王婆賣瓜。莫步晴再三保證——齊莊沒有問題。

就在這當口，齊莊出了事。張子忠和農會的大多數會員，反對農會長泥鰍和村長大廟風張志。嚷

着非罷免他倆不可。起因是：

第一、張子忠明白了政府是真心給窮人撐腰，左思右想，就笑笑面虎陳立賢當時應付減租假立文書的事明說了，要求泥鰍和張志作主。泥鰍和張志不但信，反說他借公事報私仇。逼得張子忠和會員們動了火。

第二、上年的鬧爭果實——一萬五千元，張志攬着，藉口要成立『合作社』，自己跑了幾趟買賣，買了一架洋弓（彈棉花用）。泥鰍買了陳立賢三畝上好地，娶了個老婆。

張子忠一夥人，氣得都跳起來了，聲言——要不弄清楚，非告到縣裏去。

陳立賢一面到處『喊冤』，說張子忠『含血噴人』；一面對旁的兩個佃戶說：『張子忠，他和我過不去，總有一天……你可別學他樣，咱多年的主客……』

張志和泥鰍又急又怕，兩人背地裏牢騷了一陣，決定泥鰍趕緊去區上找莫步晴。

泥鰍悄悄地跑到區上找着莫步晴，說：『不得了啦！張子忠領着一夥人起來鬧『宗派』，眼看齊莊工作要垮了！……』又說，張子忠怎樣胡鋪排陳立賢的錯，想借公事報私仇，怎樣造他倆的謠言，取腳後跟，……

莫步晴聽了很生氣，說：『真胡鬧！這樣擺法，不是故意叫壞份子鑽空子麼？我一向覺着張子忠是老實人，可以培養。沒想到……哎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！……得好好教育教育他。……』

同一天，張子忠也到了區上，找着了各教會長，把他父親怎樣給陳立賢一頓餓子餓得病死了；陳立賢上年減租時怎樣對他耍的鬼把戲；張志、泥鰍怎樣自私自利，把窮苦爺們甩了……他哭一陣，罵一陣的，說得區各教會長十分納悶。各教會長問：『齊莊的工作不是很好麼？怎麼還有這些事？』張

子忠說：『哼！好，誰說好？』各教會長說：『常在你莊上工作的莫步晴同志。』張子忠高聲說：『他？』忽然停住了，好半天，才輕輕說：『我看他真是摸不清來！』

區各教會長找了莫步晴，問：『老莫！齊莊這些日子出了一件大事，你知道麼？』莫不晴搶着說：『哎，別提了！一個很好的基本羣衆居然領頭鬧起宗派來了！』會長打岔說：『你怎知道是鬧「宗派」？』莫步晴說：『齊莊教會長泥鰍剛才來給我回報了。』他把泥鰍的話一一給各教會長說了，末了，兩手一拍說：『居然這樣鬧！你說氣人不？』會長却把張子忠的話對莫步晴說了一遍，接着說：『老莫！先別發急，把事情深入調查一下……』

區上派了一個丁同志和莫步晴一齊到了齊莊。經過丁同志連日的調查，不但證明張子忠的話完全不錯，還發現了這樣幾件事：

第一、陳立賢不僅對張子忠假立文書，對其他兩個佃戶也一樣。

第二、陳立賢當俱樂部主任，是佔着茅房不拉屎。

第三、陳立賢的兒子天生當民兵，只是有名無實。

第四、陳立賢的女兒雲秀當識字班副隊長，光管支派別人……光跟一個退伍軍人談戀愛，不幹實事。

第五、陳立賢父子們參加『工作』，一來是爲了表示『進步』，二來是爲了把持村政。

這一來，莫步晴十分喪氣，暗自尋思，自己太幼稚……

張子忠一夥，堅決要求鬭爭陳立賢，罷免張志和泥鰍。丁同志把這些意見和莫步晴研究了一夜。

莫步晴也覺着張子忠他們的意見對，就怕這一來，打了自己的嘴巴，別人笑話，太丟臉。他提出了個

『折衷』的辦法：陳立賢要和三家佃戶重新算賬；張志和泥鰍暫時繼續負責，等把新的幹部培養成熟，再行改選。理由是：陳立賢目下財產、土地都已寥寥，闕也白闕，羣衆得不到多大利益。馬上把張志、泥鰍選下去。沒有適當的人頂替。丁同志對齊莊的全面情況不够了解，不好怎樣反對，只建議提拔張子忠當農會副會長。莫步晴同意了。

丁同志回到區上去了，過了幾天，區各救會來了一封信，調莫步晴到縣裏學習。

陳立賢聽說莫步晴要走，弄了一些酒，菜要給他送行。莫步晴不理他，走了。臨走之前把張志和泥鰍叫來，狠狠地訓了一頓。張志和泥鰍垂頭喪氣沒說一句話。

四

又過了一年多，齊莊上，幹部原封沒動，工作好比霜打了的地瓜秧。

張志、泥鰍打從莫步晴走了以後，一肚子委屈，滿嘴牢騷，對份內事，愛幹不幹，光顧過自家的日子去了。

笑面虎陳立賢還是很得意，過了一關又一關。連當日莫步晴還沒刨他的老根，誰還敢動？好比莊頭上土地廟前，一隻老虎在打盹，誰也不敢驚動牠。有人背地裏牢騷，說『虎還是虎，羊還是羊。幹個什麼屁勁兒！』

虧的張子忠一夥支撐着幹，莊裏的工作，上級的任务，總還能完成個十分之六、七。除了這個，齊莊找不出第二個優點。

這年五月間，鬼子嗷呼『百萬皇軍』從『滿洲』闖入山東，要把八路軍一掃平。可是，過了半個

多月，反『掃蕩』勝利了。一天，一個偽軍俘虜從縣轉到區。區上給齊莊來了一封信，說，一個偽軍俘虜自稱姓陳名得勝，是齊莊人，叫莊上幹部去認領。張子忠問遍全莊，都說，沒有叫得勝的人；就給區上回了一封信，說：『齊莊並無此人。』沒尋思，第二天，區上把那陳得勝送到齊莊來了。這人一來，好比平地一聲雷，驚動了整個齊莊。這人是誰？正是十一年前，中秋節的下半年，從笑面虎陳立賢牛屋裏的樓上神不知鬼不覺地死裏逃生了的——還窮。

大風風和泥飯覺着是個奇事，問長問短。只有張子忠和老木頭一些人，把還窮看作親人，心裏都又歡喜又難受，連夜幫着把他那間破屋子修了起來。這一夜，還窮就和老木頭睡在一起。原來老木頭從那年減租以後，陳立賢把他辭退了，他只得替莊上人放牛度日。他一見還窮，禁不住老淚連連。還窮哭得更傷心，當年的事兩人都還一字不敢提。因為十一年前中秋晚上，老木頭偷聽得笑面虎、尖刀兒要把還窮淹到大河裏，就急慌忙跑到牛屋裏把還窮放開，只怕把事情惹到自己身上，老木頭想了一條妙計，叫還窮把自己反綁起來，口裏塞上破布，……才把笑面虎瞞過去了。後來，還窮到了關外，一個在那兒混窮的娘家兄弟那裏，好歹混了下來。一直到今春上，鬼子在『滿洲』大批拔兵，說是到關內換防。還窮也正攤上。這些『滿軍』一到這邊，就出發『掃蕩』。那天，小隊長知道他是這一方的人，叫他和兩個人頭裏『開路』。正好遇着八路的武工隊，一槍沒放把他擒住了。起頭，他任死不屈說是那裏人，末了，他聽說這一方都早已變樣了，他才說出自己是齊莊人。他在八路軍裏，在縣上、區裏，人們告訴了他，一些他從來沒聽說過的，做夢也想不到的事。他尋思，要是人們說的都是真事，可有了活路了。接着，又發愁，要笑面虎早死了，自己的冤仇就沒法報了。……

還窮回到齊莊，知道笑面虎還活着，倒很高興；再打聽，知道笑面虎當了什麼『主任』，兒、女

又當了什麼什麼，心就冷了半截了。

陳立賢聽說還窮回來了，好比一口吞了二十五隻老鼠——百爪撓心，躲在家中尋思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天一明，他提着一掛豬肉，一身衣裳，一升麥子，去看還窮。還沒進門，陳立賢就呵呵地笑着說：『窮兒，窮兒！你說這不是一條大喜事？這可好了，回來安家立業吧！』還窮蹲在那裏，冷冷地說了聲：『來了？三爺！』陳立賢放下手裏的東西，說：『窮兒，這一點小意思，算是爲老的一點……一點……小意思！呵呵……日後……』還窮還是冷冷地說：『怎好叫三爺操心？十一年都過來了……』陳立賢掙掙鬍子，說：『到底是長大了！窮兒，今年二十一了吧？』還窮沒有回話。陳立賢說：『窮兒，日後要是那個……那個……儘管找我，總不能叫你難爲着。呵呵……』就走了。心裏話：『這小子也學乖了……』他愁着還窮早晚要刨他的老根。

過了幾天，一個在『皇曆』上寫着好日子，日子，陳立賢的女兒雲秀和齊莊上一個退伍軍人——王標結婚了。起先，陳立賢是反對這門親事的，理由是，王標是遠方人，又是殘廢。這回，還窮回來以後，他又贊成了，又是什麼理由不得而知。

請酒的當口，看樣，陳立賢好像多喝了幾盅，當着客人們說：『我今兒成了王標的丈人了。我該多歡喜！王標以先是八路某司令跟前的人，如今還有許多許多在八路裏當幹部的朋友。王標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，呵呵……』

莊上的人都覺着還窮命苦、可憐，又不大敢靠近他。誰也不能說眞眞爲了什麼，反正是心裏盤算着兩回事：還窮當年和笑面虎有過那末一回事；再呢？還窮是僞軍俘虜。

只有，老木頭和張子忠他們幾個人，常常和還窮一起耍耍、談談。特別是張子忠，他對還窮說了

許多事。這一天，張子忠問還窮，說：『窮哥！我早想說來，怕提起來你心裏難受。……你眼前指地無有……往後怎麼過？哎！……』還窮悶了半天，說：『我也早尋思過了。法兒是有，就是不敢提，怕是……』張子忠追着問：『怎麼不敢提？只要是正法兒，怕什麼？』還窮使了使勁，只說出：當年他父親怎樣給笑面虎扣了一年工錢，怎樣把二畝三分地準給了笑面虎的酒店。接着說：『人家都說，與回地，我這二畝三分地是不是也能回？』張子忠一拍手，站了起來，說：『你看，我還不知道有這回事。你不早說！我這就跟泥鰍他們商議去。』說着便要走。還窮叫住他，說：『子忠兄弟！你好生尋思尋思，看能行不能行。要不能行，泥鰍咱趁早——人家是——我肩膀頂窄，惹不起！』張子忠滿不在乎地說：『怕誰呀？你担不起有我。你放心！』說着急忙走了。

張子忠去找泥鰍，泥鰍說，這事他不管。去找張志，張志說，還窮早二年回來就好了，還會『茶減』工作早過去了。氣得張子忠來回和他兩人吵得臉紅脖子粗，也沒辦法。因為農會裏的積極份子對當年的事摸不清，都不好說什麼。有知道的，總怕惹『是非』。

五

過了一些日子，都說齊莊出了個『癩漢』。這癩漢成天東遊西逛，嘴裏唧唧不停，說：『毛主席給了我一座宅子十畝地，一個媳子，一大包袱『北海』幣。……都給大肚子託去了，莊裏的幹部給扣下了！……』他東場上睡一宿，西場上過一夜，他這家要一餐，那家吃一頓。有人說他瘋，有人說他傻，有人說他財迷轉向……

這『癩漢』正是還窮。起因是，還窮回家之後，也一心想着『翻身』，那知道，張子忠費了九牛

二虎之力，爭了又爭，還窮那個破飯碗——二畝三分地總歸沒有撈回來。笑面虎那蘄衙裏還傳出了這麼兩句話，說：『去了漢奸皮，去不了賊心！』還窮大哭了一場，把所有一點破爛東西一把火燒了，把住的小屋子也掀了，成天就那樣東遊西逛，唧唧噥噥……

老木頭看着光掉淚。張子忠見了急得直躁腳。泥鰍、張志却說：『好喜人！』

第三章

一

高粱紅了。

齊莊東南百多里地的古莊上，全莊人在辦着一件大喜事。什麼喜事？請聽人們在唱：

『刨窮根，人人得地，

大翻身，全村大喜！……』

土地改革，實行『耕者有其田』，在古莊上，勝利完成。一個外來戶，姓于名桂英的小媳子，也得到了三畝地，一間房子。

于桂英，來到古莊已經十一年。當年，她獨自一人兩手空空逃到這裏，在王姓地主家當丫頭，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熬了幾年。那年，古莊上的窮苦人們要求減租減息，增資算賬。窮人們的瘦胳膊拐斷

了喝血鬼們的粗腿。于桂英也向東家找回了幾年的工錢，和一個孤老媽媽一塊紡織，相幫着過日子。有人問她的底細。于桂英說，老家西北于家嶺。父母早死，自小給人作養媳。丈夫是一個嫖、賭、飲、吹四味俱全的無賴漢，每日裏非打即罵，無法安身，……逃到這裏。

于桂英不是不識好歹的人。她常說：『別看我年幼，我親經了兩個朝代。旁人沒受過的罪，我都受過了……』她是古莊參加識字班的頭一個，當識字班隊長到如今兩年多了。

這一天，古莊全莊大喜，于桂英也大喜：得了三畝地，挪到分給她的一間宅子裏去。和她十分要好的區婦救會長金同志和七八個識字班大姐來跟她賀喜。一下子，屋子裏塞滿了，把于桂英圍在當央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有說有笑。于桂英喜得合不來嘴。忽然，一個大姐說：『桂英姐這下可好了，又有了地又有了宅子。就是有一樣不好。』大夥急忙插嘴，問：『還有那一樣不好？』那大姐說：『就少一個人兒！』這一說，一屋子的人都笑了。于桂英也跟着笑了一陣，接着，倒哭起來了。大夥還尋思于桂英太歡喜了。後來看她越哭越傷心，大夥全怔住了。金同志趕緊問她怎麼回事。于桂英只是哭個不停。金同志把大姐們都打發走了，把她扶到床上，一邊給擦眼淚，一邊輕輕地問：『好姐姐！這是怎麼啦？』于桂英哭着說：『好妹妹！你不知道，一把刀子在我心裏攪了十一年……好妹妹，你不怪我吧？』以先，我誑了旁人，誑了你……』接着，她斷斷續續地說：她是離古莊百多里地西北上的齊莊人。十一年前的中秋晚上，……給當莊笑面虎的爪牙尖刀兒，順着大河追了一路，……她頭暈了，腿也酸了，一塊大石頭把她絆倒了。眼看尖刀兒快追上了，不知那兒來的計謀，她猛地抱起那塊大石頭撲通一聲往大河裏一扔，自己急忙爬在路旁一個凹坑裏。……那時間，月亮歪西了。尖刀兒趕到那兒，只呆呆地向着河水瞅了一會兒，就往回走了。……

于桂英說的這段故事好苦情。金同志也禁不住哭了一陣。

二

『土地改革』，驚動了死氣沉沉的齊莊。

張子忠和幾個積極份子到區裏學習去了。

大風風張志和泥鰍，自從那年減租以後，是全莊翻身『翻』得最好的兩個。早就有人這樣說：『翻來翻去還不是翻人家兜裏去？！』他倆眼前說來，都是富裕中農了。一聽又要改革，心裏怎能安得下。張志和泥鰍在一塊發起牢騷來——張志說：『×他娘！咱拖下的那筆爺（果實）賬，這回又得翻起來了！』泥鰍說：『還能少啦？我早說了，吃到肚子裏才是自己的。……』

有人問泥鰍，這回得怎麼『改』法？泥鰍說：『還能怎麼了？你沒聽說？推平！一人勻合着三畝地就是！』問張志，張志說：『反正得開半年會，挨着來！』

陳立賢倒很高興，嘻笑着說：『可好了，這回真『實行』了！』

風快，又從陳立賢那一角上，傳出了這樣的話：『先闢樓，後闢牛，臨晚再闢破襖頭！』

有人高興，有人愁，有人拉着架子等着瞧。

張子忠和幾個積極份子回到齊莊，提出了『人人有地種，全莊大翻身！』召集了幾次農救會，總是稀稀拉拉。一些新發家的中等戶，也都覺着有苦難言。

有人嚷着賣地，有人大魚大肉連吃帶喝。

張子忠幾個人又說：『改革』不是一抹推平，主要是清除剝削剝削窮根。大夥不大相信。加風言風

語說：『留點後路吧！誰知道將來是誰的天下？！』

陳立賢把多年的長工榜三辭退了。

『癩漢』還窩却在這當口離開了齊莊，不知道到那裏去了。

三

縣裏一個姓莫名得晴的同志，在齊莊附近的幾個莊子裏跑了整十天。這一天，莫得晴同志來到齊莊，他不找幹部，不問旁人，他一直到老木頭的小場屋裏。他一進門，就問：『老大爺！還認得吧？』老木頭眯着眼，仔細端詳了一會，說：『你……不是當年在這兒鬧減租的——摸——摸不清同志？』莫得晴笑了起來，搖搖頭說：『不，老大爺！我叫莫得晴。』老木頭又端詳了一會，說：『摸——摸——得——清。看相貌跟摸不清同志差不離。』忽然想起似地：『呵，是了！你是摸不清同志的兄弟吧？』莫得晴緊拉着老木頭的手，笑得直不起腰來。

原來這人正是當年的莫步晴。

回想起：莫步晴自從在齊莊攪減租工作出了毛病，到了縣裏學習，起先，心裏十分委屈、苦惱、難受；過了一些日子才認識自己的毛病，找到了根兒。他曾經這樣檢討過，他說：『我的名兒就起得不好，莫步晴——摸不清！真是，就因為摸不清才碰了許多釘子，出了許多毛病。事事不作深入調查研究，光聽一面之詞，就胡亂估計，判斷，鑽牛角角。光圖表面完成任務，沒有真正替羣衆利益着想……這樣，還能不歪了？！……』就在學習結束的那一天，他改了名字，叫——莫得晴。莫得晴，後來在兩次大的任務——參軍、大生產——當中，都是最有成績的模範者。理由很簡單，就是：

他能用心傾聽羣衆的意見，時時刻刻爲羣衆利害着想。

這一回，莫得晴先在齊莊附近的莊子跑了整十天，主要爲了從側面了解齊莊的情形和笑面虎陳立賢的底細。

莫得晴和老木頭一起吃一起睡，一連三晚上，莫得晴給老木頭講了一些故事，那莊那個窮漢怎樣受苦怎樣翻身；那莊那個地主怎樣惡毒怎樣人味沒有。老木頭也給莫得晴講了一些老故事，什麼『血手印』，什麼『瓦崗寨』……這一晚，莫得晴又給老木頭講了一個故事，說是——有一對可憐的年幼的男女，自小相好，後來雙方母親給他倆訂下了親事；無奈當莊一個狼心狗肺的地主，一心強佔那姑娘，千方百計要謀害那少年。就在一個月明如畫的晚上，教手下一個惡棍把那少年吊了起來，想在夜深人靜的當兒把他淹到河裏去，虧得一個好人偷偷把他放了。那姑娘也在當晚被逼得無路可走投河自盡了……講到這裏，老木頭忽地站起來了。莫得晴連忙把話收住，問老木頭，說：『噢！你不信有這一回事？』老木頭笑着，走過去，抓住莫得晴的肩膀，輕輕一推，說：『你這年幼的，倒想來套我！』莫得晴裝作不懂的神氣說：『怎樣？』老木頭吐了一口大氣，緊挨着莫得晴坐下了。他一五一十地搬出了十二年前中秋夜的那回事，莫得晴埋怨地說：『你怎麼早不說？』老木頭搖搖頭，說：『這些日子我才看透了。』接着，他拉着莫得晴的手，說：『莫同志，要開大會管怎樣得讓我說……』莫得晴笑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『癩漢』還窮忽然從外面跑了進來。他緊緊抓住莫得晴，連連說：『莫同志，你得作主！要不，我自己和他拚了！』

莫得晴正摸不清怎麼回事的時候，張子忠他們也來了。莫得晴問張子忠：『子忠！還窮怎麼了？』

張子忠說：『你還不知道？剛才竊哥在街上嚷了一會了……』

原來還竊這幾天走了好幾個莊子，看了好幾次『講理會』。他覺着自己這些年來真是冤死了，也怪自己沒骨氣——『委種……他忍不下去了，急忙回到莊上，找幹部喊冤了。』

莫得晴拉還竊坐下，叫他好好說，怎麼一回事。還竊急喘着說：『我不說了，叫老木叔說吧，貧他娘，有理走遍天下……老木叔，你給莫同志說說吧，看是不是，我這『癩漢』胡編瞎扯的……』

四

這一晚上，張子忠幾個人和莫得晴爭了一夜。爭什麼？張子忠他們堅持先罷免大廳風張志和泥鰍，然後和笑面虎講理，土地改革才好開展。莫得晴倒主張先和笑面虎講理，再行改選。他的理由是：

笑面虎是齊莊自古以來的閻王，名符其實的笑面虎，一棵大釘子。他的所作所爲，誰尋思起來不寒心。別看這些年來，『老實』了，『開通』了。可誰也怕他有一天回過頭來咬一口。不在乎他還有多少地，還有若干浮財，要緊的是他一向爲非作惡——他的威風。爲什麼一些人說：『虎還是虎，羊還是羊。』咱幹個什麼勁？這回，得澈底敲掉虎牙，剝去虎皮，給他個下馬威，讓大夥看到自己的力量，相信自己的力量。

大廳風張志和泥鰍，說起來底子都不算好，可也都是受苦的人。光顧自己日子過好，甩了大夥，就着給笑面虎當了槍使。

臨完，莫得晴說：『管怎樣得先和笑面虎講理，我當年受了他的胡弄，誤了大家。後來又爲了要

臉，把他放過了。這是我自己沒站正。當時大家也說，笑面虎沒大些地了，闖什麼勁兒！我也那樣看。這都是不對的！大廳風張志和泥鰍，這回得下台。我跟他倆談過了，只要他把賬目算清，賠償大夥，旁的絕不動他一根毛……他倆都有點回頭的意思……」

也在這一晚上，笑面虎陳立賢弄了一點酒、菜，把大廳風和泥鰍叫了去。以往，三人一齊喝酒，有說有笑。今晚大大不同。大廳風和泥鰍，都不言不語，滴酒不入。陳立賢只好自斟自酌，牢騷起來。他說：『您說我還怕什麼？把我的土地、浮財、場、園、宅子全弄光了，拖着巴棍去要飯，我也不怕。就怕的，大夥真睜開了眼，站起來了，跟我算老賬，刨老根。那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。您尋思，拿着當年行的那些事，他們還能輕饒了我？鬭爭會！打個半死是小事，這條老命反正得賠上。……咳，挖空心思，出盡計策，過了一關又一關。這回，哎，跑不了啦！』他嘆了口氣，又喝了一盅。問大廳風和泥鰍：『你倆打什麼譜？千萬別臨渴掘井噢！』兩人說：『打什麼譜？把公家的錢賠補出來就是。』陳立賢笑了起來，說：『你聽聽！大家果能如此輕易放過！』張志，你尋思尋思，你當時動用公家一萬五千元買「洋弓」，缺一萬，是我給你墊上的。泥鰍，你更得尋思尋思，你當了我多年的「幫辦」，我又送你三畝上好地，對外人是說賣給你的……恁這些，你倆尋思，闖倒了我，你倆就平安無事？別忘了，不少人說咱三人穿的一條褲子！』大廳風和泥鰍反駁他，說：『三爺！你可別這樣說。』陳立賢說：『怎麼？你跑到黃河也洗不清！』兩人說：『不管怎麼的，看大夥怎麼辦就怎麼辦。』說着，就一塊走了。

五

張子忠他們正在對幾家要『獻田』的中農解釋，說：『大家都是祖祖輩輩吃苦受罪的人，說什麼也不能要他們的地，教他們好好幫幫窮苦爺們跟那些一向剝削的人要回土地。』

這時間，陳立賢來了。張子忠背過了臉不理他，莫得晴却笑着，說：『來了？坐吧！』陳立賢說：『莫得晴同志！呵呵，莫得晴同志！我有一件事要領教。』莫得晴問：『什麼事？』陳立賢提高聲音，說：『我知道，現如今，各地不少開明地主擁護『土地改革』，踴躍獻田。我雖說稱不起地主，更稱不起開明，可是對於公益之事，從來不甘落後。我家只有四口人，不足卅畝地，我想着，這一回我『獻』二十畝。這不成意思，只是略表寸心，哈哈……』

張子忠沒好氣地說：『別假裝慈悲了。哼，『獻——田』！我給你道——』莫得晴瞟下了他一眼。張子忠沒再說下去。莫得晴拍了拍陳立賢的肩膀，笑了笑說：『自動獻田當然好，你的心意我也明白；就怕大夥有意見。』陳立賢到底是點到就知的人，他搶着說：『有意見？莫同志！你不明瞭，咱莊上的人就是有點——那個。不瞞同志說，早年時間，全是尖刀兒胡作非爲敗壞我的名聲。……』張子忠在一邊嘲笑地說：『哼！又養漢又撇清。你聽他說的比唱還好聽！』陳立賢跑到張子忠跟前，有點生氣地說：『子忠兄弟！你怎麼說這個？！』張子忠狠狠地盯着他，他才又笑了起來，說：『想比起來，我好歹也是個幹部，怎麼大夥這樣——這樣——』莫得晴打斷了他，說：『好吧！有話留到大會上說。』說着就幹他們的事去了。

陳立賢聲音有點發抖，輕輕地說：『大會？！』就像一根木橐子一樣釘在那兒。

六

『講理翻身大會』的前一天，匾上來了一封信，說有要緊事叫莫得晴去一趟。天黑了。莫得晴帶着一個大脚長辮的大姐悄悄回到齊莊，把她藏到張子忠家裏去。

這時節，高粱穀子都已登場，過兩天就是中秋。

這一天，天氣十分晴朗，藍天上沒有一朵雲。齊莊莊頭上一大塊穀棧地裏，栽了幾塊大門板。當央一塊貼着紅紙寫着六個斗大的字：『要翻身，刨窮根！』十分耀眼；兩旁兩塊貼着白紙寫的一副對聯：『歡迎真心進步；反對假裝好人！』真是黑白分明……。

黑壓壓的一片人，嗡嗡的說話聲。除了幾個病在床上的人，齊莊的人差不離都到會了。楞三也急忙忙向會場走去。一個人在後面叫住他，說：『楞三兒！三爺叫你去上工了！』楞三斜着眼看那人，說：『熊！他叫我？我不揍他算是給他天大面子！』那人故意皺起眉頭，說：『喂！楞三兒進了步啦？』楞三埋怨的口氣，說：『臊他娘！要早跳出虎窩早進步了。』

開會了，鬧轟轟的會場一會兒就靜了下來。張子忠說清開的什麼會之後，嘩的一陣鼓掌聲歡迎莫得晴同志講話。莫得晴笑着把會場慢慢地掃了一眼，就好像和誰談家常話一樣開了腔，他說：『……大夥有一肚子的心事，一肚子的苦水，一肚子的話，今天得把它像翻江倒海似地吐出來。或許有人說：俺不敢講，俺怕！』莫得晴停了停，提高了嗓門，說：『怕？怕什麼？怕誰？日本鬼子那末厲害咱到底把它打下去了！大肚子的頭子蔣介石也正在嘗着咱的鐵拳頭的滋味。……』莫得晴又停了停，放平了聲音，說：『不用我多說，大夥比我明亮得多。大夥都說，咱翻身翻好了沒有？為什麼還有一大些缺吃缺穿的人；為什麼齊莊老是死氣沉沉，大夥不敢抬頭？咱莊又怎地出了「癩漢」？……』

莫得晴講完了話。大夥又靜了一會。接着一些人說：『教還窮先說吧！』一陣熱烈的鼓掌聲。還窮慢慢站了起來，走到前面去。這時間，蹲在主席台邊的陳立賢身上一陣抖，斑白的鬚子緊貼着胸膛。還窮有點發喘，說：『要說，三天三夜說不完。我一肚子冤枉氣，我恨不得變成鬼，變成妖精把我的仇人弄死。』他轉向陳立賢，咬着牙，說：『笑面虎！你抬起頭來，看看你臉前的獐漢——窮兒！笑面虎，你記得不？你的一隻大牛角換了我爹一條命！你忘了吧？頭十一年的八月十五半夜裏，你，你這不是人換的東西，你——』他眼圈一紅，喉嚨一緊，哭了。大夥的心也跟着一陣緊。大夥吼了起來：『有冤訴冤，有仇報仇！』還窮哭得再說不出話來。老木頭攸地站了起來，雪白鬚子抖着，他啞着聲音叫呼着，說：『讓我這老不死的來說說。笑面虎，你還有點人味兒？當年八月十五，你要霸佔暖炕，害死還窮。你說還窮做賊，在他枕頭下押贓，你說他敗壞門風，捉姦捉雙！逼死了暖炕，還要半夜裏淹死還窮。笑面虎，你說我冤枉了你沒有？……』大夥叫：『快說！』陳立賢直發抖。楞三跳了起來，粗黑的手指定陳立賢，說：『尙你娘！你瞞過別人，還瞞得過我嗎！』大夥一齊叫：『對啊！』張子忠這時站了起來，招呼着：『大夥靜靜！笑面虎不說不要緊，大夥也等等再說。現實先讓一個大姐來說說。』大家都懂。

這時間，主席台邊出來了一個大姐，晶亮的眼睛，長辮子，大脚板。這大姐是古莊上的于桂英，也正是十一年前『死去』的暖炕。全場的人登時轟動了，陳立賢也不禁抬頭一看，倒退了幾步，跌倒了。暖炕一聲不哼，直瞪着眼，一步一步走到陳立賢臉前，左一下右一下，乒乓兩耳光子打在陳立賢的胖臉上，大夥也跟着吼了起來：『剝下虎皮！』

大會一直到天大黑，才算開完。

除了還窮、暖和、老木頭、楞三……的伸冤訴苦，大夥對笑面虎、尖刀兒提出了一百多條——訛、詐、坑、害——罪狀。

接着把大廟風張志和泥鰍也選掉了。張子忠當選農救會長，一個名叫向元的積極份子當選村長。大夥給大廟風和泥鰍提了幾條大意見：說他倆是屬鷹的，吃飽了仰眼；說他倆『猴嘴裏掏不出棗來』；說他倆歪頭歪腦……

大廟風張志和泥鰍把賬目算清，把以前挪用鬪爭果實的款項如數交給了張子忠和向元之後，到了莫得晴那裏。莫得晴一見兩人，很和氣地說：『坐吧！』忽然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『您犯了錯誤，我應該担负很大的責任，也怪上面沒有及時地幫助您改正。這回，大夥不是打擊你，不是特爲給您找難看。……千萬別覺着是『宰老牛』什麼什麼的……』

大廟風打岔說：『莫同志，你別說了。我心裏難受，大夥除了找我還賬，別的一點沒動。我覺着……』

泥鰍蹲在一邊，用袖子揉着眼睛，偷偷地哭了。他想，大夥太寬大他了。

莫得晴走到泥鰍身邊，輕輕拍着他的肩膀，說：『這幹什麼？管怎麼說，咱都是好兄弟，往後好好一塊幹吧！』

七

半夜一場風雨，天明天又晴了。

林間的鳥兒振拍翅膀，叫着，唱着，雙雙地在天空中飛去又飛來。

陳立賢的一座宅子換了主兒——還窮。

街頭巷尾站了一些人，都在談論着一條事。有人說：『好比一場夢！』有人問：『聽了誰？』……

正忙着分配『土改』果實的幹部們，今天也休息了，幫忙着辦一件喜事。

全莊一片鑼鼓聲。莊東一隊男秧歌隊，莊西一隊女秧歌隊，這一隊向西扭去，那一隊朝東扭來。

莊西一隊：頭裏一對十二三的小姑娘，一身紅褲褂，綠彩綢；緊跟着是兩行大姐；暖和正在當央，她穿的一身嶄新藍褂黑褲，襟頭上一朵大紅花，肩上扛着一輛新紡車，左手夾着一綑雪白的『谷稚』……莊東一隊：白鬍子老頭老木頭帶頭，緊跟着的是兩行年青小夥；還窮正在當央，他穿的一身嶄新白褲褂，胸前一朵大紅花，肩上一把新鐵頭挑着一隻新篋筐……

秧歌扭得好，說不上多少人跟着兩隊人一齊到了還窮的大門口。大門上貼着耀眼的喜對：橫款是——土地回家人人喜；上下聯是——還窮再不窮，暖和真暖。

大夥歡迎證婚人張子忠說話。張子忠指着門上的喜對，笑着說：『我心裏的話，莫得暗同志早替我寫上了！』大夥哄的笑了。

一九四六年，十二月初稿。

打 虎 記

著 者 那 沙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發行 考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
印刷 考

總 店 瀋陽市馬路灣
分 店 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
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
平、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。

1949. 4. 初版 長. 1—5,000.

S.ch 2
713

5120



打 虎 記

1949. 4. 初版 長. 1—5,000.

基本定價： 110 元